

◆流年碎影

双 抢

胡晓延

盛夏的骄阳,似一团喷着烈焰的火球,从早晨一直燃烧到傍晚,一刻不曾停歇,天空、地面、湖上、农田,处处热气蒸腾,还有那夏日的风,带着火的味道。一年中,农民最忙碌、最辛劳的时节——双抢,如期而至。

“先插一响,压垮田坎”“插秧过了秋,寒露把草收”。村里的老人们时常唠叨起农时的金贵,一刻也耽误不得。他们在炎炎烈日之下,与时间赛跑,赶在立秋前,收割起已成熟了的金灿灿早稻,再把育好的晚稻秧苗,一棵一棵地插到田里。割稻、脱粒、晒谷、犁田、拔秧、插秧,个中环节,繁杂且琐碎,像似今天工厂里的流水线,环环相扣,不可或缺。

每到双抢大忙之时,学校一律放暑假,中小學生也要加入双抢队伍里,男女老少齐上阵,人人都不闲着。小小孩童,放牛、送茶;半大的孩子,挑草、晒草;上了年纪的老人,做饭、晒谷;剽悍的妇女,割稻、插秧;男壮劳力则是双抢的主力军,百十斤重的担子,天天担不离肩,肩不离担,所有人都在疲惫中完成抢收抢插。

记忆中,双抢人员调配,是事先队里按男女劳力强弱的比例,分成若干个小组,从割稻到脱谷再到插秧,五人一组。动作麻利的,一天就能完成三亩以上早稻的抢收,队里再按多劳多得记上工分。那时没有机械,双抢全靠人力,大伙铆足了劲,从天亮干到擦黑,脸上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淌,身上的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。到了晌午,水田里的水已被太阳炙烤得滚烫,双抢农民赤着的双脚被浸泡得通红,手上的活儿仍一刻不能停。傍晚收工时,人们的衣服上都汗湿得像水里捞上来的,有的已经布满了白花花汗渍。

大人们收割完早稻,便需要尽快将那些站满田间的稻草把移出,交给下一批庄稼好把式们整田。拉草,双抢中的又一道工序,轮到我和小伙伴们上场了。大伙儿光着膀子,身披打湿了的自家纺织土布,头戴破旧草帽,像极了稻草人儿,双手拽上十多把稻草,借着田里浅水的浮力,穿梭往来,奔跑如飞,将一块块田里的稻草全都拖到田埂边,直到送往附近的山丘上晾晒好,再由专人清点明了,记入队里的账本,折算出工分,这才算完工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稻草也是宝贵的资源,留作日后农家生火做饭的柴火,抑或是牲畜越冬的饲料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包产到户后。集体时人多势众,双抢流水线式的作业,分化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,这对人口多的大家庭来说,双抢便可抢在大多数人家的前头,早早收场。可对缺乏强壮劳力的家庭,双抢无疑困难重重。

那些年,父母已年过花甲,两个姐姐先后嫁作人妇,极少有精力顾及娘家。未成年的我,不得不辍学回乡,用未来得及硬朗的肩膀,挑起全家分得的七亩水田的双抢重担。好在我打小耳濡目染,早在一次次的农事转换中练就了还算过硬的本领,犁田耙地,割稻插秧,几乎样样活儿我都拿得起。因而,村里比我年长的,或与我同龄的,都很乐意与我换工,就这样换了东家帮西家,等到换够了十多天的工,轮到自家了,五六个男女劳力一起,分作两天,便可完成早稻抢收,双抢算是过关。

但有时候越是忙,越没个安分事儿。有一年双抢,田野片片金黄,开镰的弯刀已磨得锃亮,可就在双抢的档口上,我的脚被门前当家塘的玻璃片扎伤了,从脚底板一直戳到骨头!

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劳力,无奈之下,我只好拖着受伤脚,一只脚站在笨重的脱粒机踏板上,另一只脚踏在加力板上,不断地抬脚施压,从早到晚。但凡有过双抢经历的人都知道,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力气活,搁在平时,不出一碗茶的工夫,就会累得体力不支,双腿酸痛。我实在疼痛难忍,只好在喉咙里一遍遍呻吟着,“脱粒机,你个铁疙瘩,铁疙瘩,铁疙瘩”。

抢收稻谷难,抢插秧苗同样不易。我躬身在水田里,忍受着上蒸下煮的煎熬,一步步有规律地直线后退,偏左或偏右,有时秧苗插到脚印里,又瞬间浮上水面,插秧质量和效率大打折扣。那只受伤的脚趾深陷泥田之中,时不时会碰上硬物,血流不止,痛得钻心,但也只有等到晚上歇息时才能稍做清洗,在受伤的部位涂些药膏,简单包扎。

晒场上体弱的晒谷老人,也不轻松。烈日当空,冷不丁乌云爬上头顶,晒谷老人得分秒必争,抢收铺满晒场的稻谷,好赶在大雨来临前聚拢成堆,遮盖严实,躲过大雨的“洗劫”。也有埋头于田间劳作的年轻夫妻,时常顾得了抢收抢插,却顾不上晒场上的稻谷。大雨倾盆,稻谷被冲个七零八落,此情此景,真叫人欲哭无泪。

整个双抢,要持续一个来月,就这样与时节抢,与老天抢,与自己抢,在抢中洒下汗水,在抢中劳筋骨累体肤,也在抢中播种希望孕育收获。



◆乡间小景

家乡的老柳树

徐名发

回乡的车子刚开到村头新河埂,我便迫不及待下了车,直奔老柳树而去。

老柳树老了,鳞状灰色的树皮斑驳交错,像极了父亲在世时那布满皱纹的脸。树干粗大不能合抱,手抚树身,又似触摸到了父亲那粗糙的手。我抬头望,老柳树的枝干都集聚在树头,虽还叶茂,但已无昔日“摇曳惹风吹,临堤软胜丝”的飘逸。母亲年迈时也是这般,先是失去长长的秀发,最后留在头上的是齐耳短的苍然白发,如同冬天飘雪时的老柳树。大半圈嶙峋的树干顽强地向树心圈曲着,树干空洞约莫有三十公分宽,我刚准备把手伸进去,立马又收了回来,脑子里闪现着掏心脏的画面。树洞歪扭着、无助地伸向天空,似乎已经支撑不住那已倾斜的树身,亦或是在回想过往那些沧桑岁月。

老柳树的树龄有多长,无从考证。据乡下八十多岁的姨老表回忆,自他记事时,柳树就很大了,应是他爷爷的上辈人栽的。由此估算,老柳树已存活将近两百年了吧!

“暴雨拖风不自持,全身无力向人垂。”人们喜欢说柳树是柔柔弱弱的,其实,柳树的生命力极强。初春时节,剪一柳枝条,插进湿润的泥土里,过不了多久,它就会成活。它对生存的条件要求很低,只要有土、有阳光,几年就会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“大将西征人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据传,左宗棠为收复新疆而率领湘兵来到西北大漠,深感气候干燥,了无生气。左公遂命令军队,在进军大道沿途遍栽易成活的杨柳,用来固路基、防流沙,为行人驻足遮凉。后来人们便称这些柳树为“左公柳”。

河边、湖区栽种柳树,还可以用来护堤抗风挡浪。家乡的这片柳树林就是先人们用来护墩的。每年在被大水浸泡的五至六个月时间里,老柳树以那日渐空虚的身躯,日日夜夜与大风大浪搏斗着。大水浸淹到圩堤或屋墩时,柳树迎立于水中,树与树之间的枝条漂浮于水面相互依缠,犹如人们手拉手,抵御消减着狂浪的冲击。有年发大水,家

里老屋被淹,我赶回去救灾时,亲眼看到水几乎浸没了老柳树,水退之时,老柳树的叶子因沾满泥浆,秋风未紧就已全部落光,只剩光秃秃的枝条,人们都以为老柳树死了。可当来年开春万物未醒之时,老柳树枝干又泛青,孕出一个小苞芽——它不仅还活着,而且最先将春讯报给了人们。

有柳树林,就有一片绿荫。小的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经常聚在柳树林树荫下,或玩“跳田”“砸四角”“抓小鸡”的游戏,或躺在林中沙地上听小鸟唱歌,有时还爬到柳树上抓知了。我们还喜欢蹿上树掐下几根细柳枝条,盘成圈儿,戴在头上,或是拿柳条当棍子当枪使,学着连环画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样子,在林子中蹿来蹿去“打仗”,打得天昏地暗,常把拴在树林里躲荫休憩的老牛惊得绕着柳树乱转。每次都是在父母大声呼喊下,才心有不甘地结束战斗。玩打仗游戏时,因我有顶解放军单帽,是当兵的名世大哥送给我的,我就演正面人物,发小细仔当反面人物。有次,他提出要互换角色并将军帽借他戴,我同意了,但我怕把军帽戴脏了,便要求他把军帽翻过来戴在头上。殊不知,军帽翻过来的一面是用白市布做的,按老家习俗,只有死了人时才会戴白布帽子。为此,母亲差点拿棍子狠打我一顿。

后来,我应征入伍,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。当我肩披红缎带、胸戴大红花,从无数次“战斗”过的柳树林旁经过时,我知道,往后恐难再见这些陪伴我整个童年的柳树了。那时候,柳树林还是很茂密的,不像今天这般稀疏。不知道老柳树和它的同伴们,在过去的上百年岁月中,经历了怎样的树皮斑驳、躯体开裂、树心枯空、佝偻倾斜的衰老过程。庆幸的是,老柳树还活着,依然守护着这片日渐苍老的土地。

常言说,千年古柏容易寻,千年古柳几不能,柳树不能像松柏那样耐年头,家乡的老柳树算是高寿中的高寿了。我很担心,身子已经有些歪斜的老柳树,哪天会抵挡不住狂风恶浪的冲击,突然倒下。

